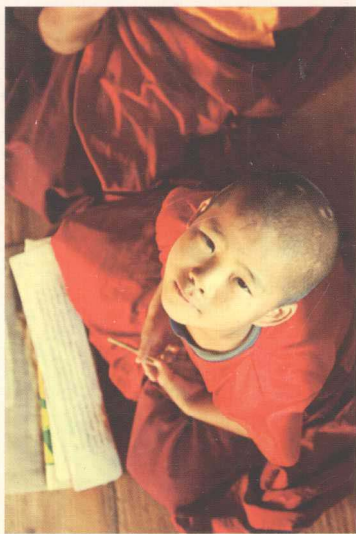


[美] 凯文·格兰奇 著
吴超 译



总有一些东西， 我们爱之如生命

一个美国人，徒步穿越不丹，探寻东方的幸福秘境。

有一个国度，走过之后你会失声痛哭，
这就是山谷间点缀着毡帐的晴朗不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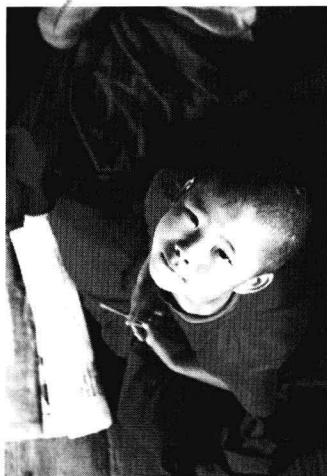
山地小国，传播着改变世界前景的价值观；
东方仙境，让喧哗的世俗红尘显得卑下……

这个世人追崇的快乐国度，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总有一些东西， 我们爱之如生命

一个美国人，徒步穿越不丹，探寻东方的幸福秘境。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总有一些东西,我们爱之如生命/(美)格兰奇著.吴超译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354-6198-8

I. ①总… II. ①格…②吴… III. ①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960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7-2012-135

BENEATH BLOSSOM RAIN: Discovering Bhutan on the Toughest Trek in the World
by Kevin Grange

Copyright ©2011 by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cIntosh and Otis,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2

by Beijing Mediatime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监制:王平 吴双

策 划:李 格 孙文霞

责任编辑:张芬之

特约编辑:冯雪雪

封面设计:朝 霞

出版:长江出版传媒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027-87679300)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电话:010-8367023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本:69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19

版次: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258千字

定价:32.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谨以此书
献给我的父母
史蒂夫和芭波
是他们引导我爱上了户外生活

在沉没的危险中崛起，做一个英雄；
动身吧，向那圣洁的雪峰；
其实，我们已经迟了。

——南开宁波仁波切大师

“继续走吧！沿着释放之途走下去！”

——竹巴袞列（疯行者）

目 录

CONTENTS

1 放逐不丹，去追寻美丽的花雨	001
2 去雷龙之地，别管多累多恐惧	004
3 活有意义的人生	011
4 我想好好看看这个世界	020
5 真正的旅行，自一念起	039
6 在绝望的行走中，遗忘	056
7 趋之若鹜的冒险	060
8 不放弃希望	070
9 苦难也是一种修行	076
10 天堂这么近	090
11 美好始终相随	099
12 “诺曼底人之夜”	106
13 在生活里体验答案	117
14 一个都不能少	129
15 请接纳我，亲爱的卢纳纳	140
16 活着，是一种幸运	148

17	美女英格丽	159
18	高山上的冥想	167
19	在浓雾中穿行	178
20	安静地停下来，看看生命的模样	185
21	雪峰，坛萨	191
22	乐迪，世上最美的相遇	197
23	以最卑微的姿态靠近你	206
24	祈福	214
25	即使明天我们就要死去	218
26	和自己告别	222
27	向上人生路	227
28	可以改变世界的旅行	236
29	卢纳纳，再见	246
30	最美的午餐	251
31	一颗流星，划过天幕	254
32	到圣洁的雪峰上去	266
33	这不是一座寂寞的空城	272
34	下一刻，离开	279
35	安魂曲	282
	致谢	286
	参考文献	288

1 放逐不丹，去追寻美丽的花雨

不丹——神秘的雷龙之地^①。沿着著名的雪峰徒步旅行线路走近第一个隘口，我再也按捺不住因兴奋而狂乱的心跳。我从肩带中抽出双臂，卸下背包。终于可以站直身子，看一看四周了。这里地势低洼，虽有异峰或突起或连绵，但大势低矮，终究没成气候。远处傲然屹立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朦胧中难以窥其全貌。目力所及，是连绵不绝的雪峰、山巅，透过阴云的缝隙，依稀能看到巨大冰川闪动的身影。

开始旅行前我曾许过宏愿，在到达雪峰线路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隘口时，我都要挂起一串风马^②，为天下众生祈求和平与幸福。此时想起自己的誓言，我不由单膝跪下，摘掉手套，拉开了背包的拉链。风马是我早在去往帕罗^③之前一周就买好了的。那天我走进一家店铺，告诉一位面目和善的女店主说我要去雪峰徒步旅行，她听了点点头，放下手中正在洗的菜，转身便隐入了店铺的里间。没过多久她出来了，臂弯里抱着一套新制的风马，脸上闪耀着骄傲的光彩。她小心翼翼地把风马递给我时，表情凝重地注视着我的双眼。就在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风马在这里人们的心目中不仅仅是几片五颜六色的旗子而已，它是有生命的，

① 不丹：该国的国名当地语言叫“竺域”，意为雷龙之地。

② 风马：或叫风马旗，指的就是经幡。风马的确切含义为：风是传播运送经文的一种无形的马，马即是风。

③ 帕罗（Paro）：不丹王国西部的一座城市，也是帕罗宗的首府，位于帕罗河谷内。

是神圣的。因此，在那个九月的早晨，我怀着虔敬，把风马精心叠好，放在了背包的最上面。此时我把它取出来，带着香烛气味的风马，在阵风中抖动着，发出电流似的奇怪的噼啪声。

所谓隘口，其实就是两个相距大概只有十英尺^①的石堆。石堆不大，高及大腿，呈金字塔形状。上面插着饱经风霜的树枝，树皮早已掉光，像瘦骨嶙峋的手指神气地指向天空。数不清的风马系在枝上，在剪刀般锐利的狂风中呼啸招展。我的双手在寒风中很快便麻木起来，所以我不敢耽搁，赶快把风马上的绳子缠在光溜溜的枝干上，绑了一个结。可是，当我拉着绳子的另一头走向第二个石堆时，风陡然猛烈起来，我的手指终于被冻得不听使唤了。我颤抖着把双手伸进口袋取暖。过了一会儿，风力稍减，我看准了时机，立刻抓起风马的绳子去往另一侧的枝干上绑第二个结。但我的手指仍然无法灵巧地舒展，我动作缓慢地把绳子缠在枝上，忍受着彻骨的寒冷，可还没有来得及把结打牢，便控制不住地又将手插回了口袋。

“天啊！”我咕嘟着，冷得牙齿不停打战。

随后，风再度猛烈起来，喜怒无常的乌云在头顶越积越多。暴风雨眼看就要来了。我把身体深深地蜷进夹克里，双手使劲儿往袖子里面缩。我知道，狂风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下来的，如果我还想绑好我的风马，就不能再等待下去，要干就得马上，而且要快。我深深吸了口气，鼓了鼓劲，一跃而起。然而就在此时，一阵强风袭来，从我手中生生把风马的绳子夺了过去。留下我眼巴巴地看着风马像风筝一样，在空中舞动起来。

不丹人诺布是我们的向导，他急忙跑过来说：“我帮你。”

“谢谢了，”我瑟缩着说，“我都快冻死了！”

风马像脱缰的野马，随风上下翻动。诺布后退几步，盯着绳子，俨然一个驯马的牛仔。这松脱的绳子的一端，正是我来不丹的原因吧，它多像我生命里的种种牵挂，充满诱惑，却又难以捉摸——一个个海市蜃楼般的梦想向我不断挥手，而当我靠近它们，想要抓住它们时，它们却又逃得无影无踪。

^① 英尺：英制长度单位，1英尺约相当于0.3米。

在狂风喘息的瞬间，诺布敏捷地扑上前去，一把抓住了风马的绳子。我坐在地上看着他，暗自叹惜：“我怎么就做不到呢？”诺布绑绳子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一阵沮丧。但我想说，那时的我，还未曾徒步走过世界上最美丽、最具挑战性的 216 英里^①路，还未曾拜访过那些世外桃源般的村庄和隐秘的山谷，还未曾与一个会念符咒的巫师比肩而坐，还未曾领会疯行者^②的格言“一切凡尘往事皆释放之途”是什么意思。尽管我的周围充满荣光，但那个早晨，我开始了自我的放逐，因为我不曾站在美丽的花雨之下，发现它那永恒优雅的秘密。不过，当我背起背包继续上路时，连我自己都想象不到，这一切，都在前方等待着我呢。

① 英里：英制长度单位，1 英里约相当于 1.6 公里。

② 疯行者（the Divine Madman）：这里指的是不丹圣贤竹巴袞列，他是类似于中国济公的一个癫狂神僧。

2 去雷龙之地，别管多累多恐惧

不丹，地处中国西藏和印度之间，是一个很小的内陆国家，面积大概只有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半。要想了解这个国家，首先需要明确一点，这里的一切可不像黑白照片那样单纯和一目了然——这里几乎每一样东西都有着不同的名字、不同的含义、不同的衡量方式和不同的解释。其实从不丹这个名字我们就可见一斑。有些学者认为，不丹（Bhutan）一名源于梵文中的“Bhotsanta”一词，意为“西藏的边陲”；而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其名字来源于梵文中的“bhuuttan”，意思是“高地”。不丹人自称是“龙的子民”，称自己的国家为“竺域”；又因不丹的天空经常闷雷滚滚，人们认为这是雷龙在光顾他们的领土并保佑着他们，因此他们也称自己的国家为“雷龙之地”。历史上，不丹的名字还有很多种诠释，例如“神龙王国”、“云中国度”、“药草之国”，还有一个充满不祥味道的名字，叫作“黑暗之地”。

通过对古代佛像、武器和工具的研究，学者们认为早在公元前 2000 年就已经有人在不丹定居，不过关于这个国家最早的文字记载却始于公元 746 年莲花生大士^①的出现。到 1960 年的时候，不丹全国只有区区几条公路，没有一所学校、医院，没有电话，没有邮政系统，甚至还没有发行本国货币。在 1974 年之前，不丹一直严格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现在的不丹，在许多方面都保持着独特的魅力，它正积极贯彻“国民幸福总值”的政策，全国没有一个交通信号灯，它是喜马拉雅

① 莲花生大士：西藏密宗“宁玛派”（即俗称“红教”）的开山祖师，将佛法传入不丹的第一人。

雅山脉最后的佛教王国，而且拥有世界上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机场之一。

在曼谷办理登机手续前往不丹时，我的探险之旅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不丹全国只有一座机场，位于帕罗，隶属不丹皇家航空公司——这也是不丹的国有航空公司。这家公司对行李重量有着极为严格的限制，每位乘客最高只允许托运 44 磅^①重的行李。我以为这么严苛的重量限制是因为曾经有一架飞机在高海拔地区降落时出现了引擎失灵的故障。可是当我站在办理登机手续的队列里，我发现许多穿着入时、留着小胡子、正准备乘机前往印度加尔各答的旅客，他们却能托运刚从曼谷购买的大堆商品。只见一台台平板电视、立体音响、DVD 播放机晃悠悠地堆满了他们的行李推车。这时我才释然，我要搭的飞机，绝不至于像一个带翅膀的电器商店。

说实话，要不是临走时乔·皮拉尔给我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我是绝对过不了行李限重这一关的。乔·皮拉尔 46 岁，是加拿大喜马拉雅探险旅行社的老板，我的这次不丹之旅，随的就是他这家旅行社。“行李限重只针对托运的行李，”他带着浓重的加拿大口音在电话中对我说，而且每句话的末尾都习惯加一个很轻的“呃”的音，“所以，你身上能穿戴多少就穿戴多少，呃……那样他们就没辙了，呃……”这真是一个天才的点子。于是，当我穿着厚厚的毛衣、绒裤，套着带罩帽的夹克衫，踩着一双笨重的登山靴出现在闷热的曼谷机场时，大汗淋漓已经不足以形容我热到了什么程度，总之我感觉自己的衣服一定能拧出水来。而且可以想象人们会以一种何等诧异的眼光看我。不仅如此，眼睛像猫一样犀利的泰国保安硬是把我请出了排队的行列，来了一次额外的安检扫描。此时我意识到，原来自己除了像个傻子，还更像一个图谋不轨的炸弹客。

“把你口袋里的东西全掏出来。”他说着，递给我一个塑料筐。

“没问题。”我很高兴地答应道。

我的口袋里塞满了胶布、口香糖、用来补充体力和营养的能量棒以及能量胶。这些都是徒步旅行必备的东西，但当把它们全都放进保安的筐子里时，看上去却

^① 接近 20 公斤。

是那么奇怪，活像恐怖分子的工具大全。

“这些都是用来……吃的。”我告诉那名保安，而且故意强调“吃的”这两个字，以提醒他这些东西跟炸弹没有关系。

“把你的帽子给我！”他说。

“我的什么？”

他指了指我的头：“帽子！”

我几乎已经忘记我还戴着自己最喜欢的那顶帽子呢，那是几年前我在太浩湖买的一顶黑色棒球帽。它是我的骄傲，凝聚了我许多欢乐的时光。我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把帽檐弯成我想要的弧度。不管走到哪里我都会戴着这顶帽子，连我自己也记不清楚上大学时有多少个早上，我全靠它来遮掩我那鸡窝一般乱蓬蓬的头发。我把帽子递给那保安后，他便开始检查起来。他把帽子翻过来，仔细看了看标签，还拿到鼻子下面闻了闻。我既沉着又冷静地看着他，可是当他开始折我的帽檐时，我无法淡定下去了。要知道，他那样做一不小心就可能把帽檐折断，帽檐一断就等于永远毁了我的帽子，那我这几年的感情和努力就全都白费了。我不由伸出一只手，对他说：“你能小心点儿吗？”

“请你不要说话！”

“对不起。”

“你要去哪儿？”保安问，并指了指我的机票。

“不丹。”

“去干什么？”

“参加24天的雪峰徒步旅行。”我回答说。

保安听了我的话后突然大笑起来。“呀，旅途愉快啊，哥们儿！”说着便把所有的东西都还给了我。

我对他说了声“谢谢”便连忙收拾好东西，急匆匆地赶往航站楼搭机场巴士前去登机。当时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巴士车窗上倒映着我那因为睡眠不足而布满血丝的双眼，而我几乎辨认不出自己的脸了。当巴士终于停下，我迫不及待地 from 车上跳下来，看到孤零零等在停机坪上的飞机，竟感到了一阵恐慌。想起

那些关于雪峰线路的种种记载和传闻，我突然好想转身逃走，放弃这次雪峰探险。但我马上又想到了我的哥哥肖恩。在我出发当天的早上，他提议我们迎着朝阳在加州的亨廷顿海滩玩一次冲浪。肖恩没来过不丹，但他总是向我鼓吹，**好的旅行可以改变人生**。在海浪汹涌的间隙，火红的太阳刚刚越过圣安娜山的山头，肖恩对我说，雪峰徒步旅行会在各个方面挑战我的潜能和极限。“但你一定要去，”他像个长者一样教育我说，“别管花多少钱，别管你有多么恐惧，也别管你感觉有多累，尽管去吧。好好体验，兄弟，好好体验一把！”

飞机引擎发出巨大的轰鸣，仿佛在催促我快点登机，我看到飞机上坐满了乘客。在去和不去之间犹豫，在过去的生活与等待我的新生活之间摇摆，最后我决定，暂时先把我所有的担忧和烦恼抛到一边。我又想到了肖恩，以及每一位曾经以恐惧之心面对新的冒险，然而却最终获得勇气继续前进的旅行者。“他们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我心里想，“这是一条无数先行者走过的路，那还犹豫什么呢？让我拥抱这未知的旅程吧！”停机坪上吹过一阵微风，东方欲晓，我微笑着，登上飞机，找到了我的座位。

尽管如此，我对这次前往不丹的飞行仍然怀着莫大的恐惧。因为登机的时候我注意到机身上喷写的不丹皇家航空公司的英文名字“Druk Air”，看起来是那么像“Drunk Air”（可以理解为：醉驾航空公司），这害我不由浮想联翩：刚在曼谷考山路^①喝得东倒西歪的飞行员，使劲睁大惺忪迷离的双眼爬进驾驶舱，嘴里咕哝着：“这一路，就交给自动驾驶了！”

让我心中不安的另一件事，是我的机票有一部分竟然是手写的。生活在数字化的时代，当然偶尔我也非常怀念充满诚意的手写体，但我指的是生日贺卡，而不是我的登机牌啊。虽然那字迹优雅工整，但不管怎么说，它仍然是手写的。最后，让我怕得要命的是飞机在不丹的降落。因为我听说那可能是整个地球上最令人胆战心惊的着陆。帕罗国际机场坐落在一个碗状的山谷内，海拔 7300 英尺，周围是海拔高达 16000 英尺、层峦叠嶂、连绵不绝的群山。飞机在这里降落需要完成

① 泰国首都曼谷的一条街道，英文名 Khao San Road。是背包客的聚集地。

一系列腾转挪移的惊险动作，活像特技飞行表演。其次还有风的问题，尤其是高空急流在群峰之间运动产生的气泡效应，随时都能像拍苍蝇似的把飞机从天上拍下来。更糟的是，这里的跑道比其他国际机场的跑道要窄，而且感觉也短了很多。实际上，在这种短距起落的跑道上降落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不丹皇家航空公司必须严格遵守目视飞行规则，夜晚和不良气象条件下是禁止起降飞机的。也就是说，如果出了问题，你就只能自求多福了。不过让我感觉安慰的是，据说不丹皇家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个个都是世界顶尖水平。而且我乘坐的这架波音空客 319 飞机，听说购于 2004 年，配有备用引擎，还请高僧开过光，赐过福。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减轻我内心的恐惧。当然，2004 年我第一次来不丹时，对这段飞行旅程并没有什么恐惧的心理，那时的我对信仰、希望、爱以及所有事情的成功，包括飞机的着陆，都还抱着非常乐观的信念。

当我们的飞机进入不丹，我战战兢兢地望向窗外，紧张得双手拼命攥着扶手，我甚至能够听到我那苍白的指关节发出的啪啪声。

许多山脉的形态构造都遵从一种相似的模式——开始的时候是一些低矮起伏的小山丘，渐渐地，小山丘变成了草木丛生的大山峦，而后才是直插云霄、壁立千仞的高峰。在这样的山脉中旅行，你能慢慢适应海拔的上升，也能渐渐熟悉天气的变换。在冒险开始之前，你可以在心理上、身体上以及精神上作好充足的准备。

但在不丹却不是这样。

不丹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段，这里没有柔和的山包，也不存在缓缓上升的海拔态势，放眼望去，尽是突兀连绵的山巅，就像从地上突然冒出来的鲨鱼的牙齿。那天上午，当我第一眼看到不丹的山脉——看到那些被湍急的河流分割开来、拔地而起的崇山峻岭，西孟加拉邦肥沃的茶园，我并没有产生任何深刻的精神共鸣。当时我心里不停地想着：“这下我完蛋了！”

“第一次来不丹吗？”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不丹男子问我，他皮肤黝黑，短发，看上去四十多岁，“我叫丹增。”

“是第二次了，”我一边回答，一边紧了紧我的安全带，“不过上一次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扬声器里传来机长的声音：“空乘人员注意，请确保客舱安全，作好迫降准备。”

我扭头看着丹增：“他刚才说迫降？”

“不，我的朋友，”丹增拍了拍我的膝盖说，“机长说的是安全着陆。”

飞机在帕罗机场降落有多惊心动魄，不丹皇家航空公司的管理层心知肚明，所以他们才聘请了世界上最漂亮可爱的空姐。飞机降落的时候还播放舒缓的音乐，为的就是尽量转移乘客们的注意力。在看恐怖电影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被影片中吓人的音乐给忽悠，往往一段揪心的音乐过后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而体验飞机在帕罗的降落却恰恰相反：飞机上播放着柔和、古典的曲子，乘客们听得如痴如醉，似乎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实际上，飞机却时而在白雪皑皑的山峰间绕来绕去，时而又贴着茂密的森林，在树梢顶上超低空掠过。

飞机一个左转，直向着山腰上的一栋房子飞去，而后又一个急转，飞向了右边。所有乘客的脑袋也不由向飞机的左边偏去，好像如此整齐划一的动作能够保证飞机的平衡一样。遥远的下方，帕罗山谷进入了视野——群山之间一条狭长平坦的地带。

“可以看见跑道了！”丹增指着下面一条狭长的黑色柏油路说。

“跑道？”我不由倒吸了一口气，“那不就是一条马路吗？”

突然，机舱的地板好像一下子从机身上掉了下去。当飞机降下轮胎，我发誓我以为引擎也一块儿掉下去了。当飞机在山峦间迂回穿梭，我感觉就像跌进了一个大漩涡，所有东西都在旋转，整个机舱震动着，就像开上减速带的汽车。我屏住呼吸，紧闭双眼，为我在七年级的时候曾对一个名叫安妮·福勒的女生动了不纯洁的念头、为我在教堂领圣餐时多喝了一口酒、为我从网上非法下载了布鲁斯·斯普林斯汀^①的歌曲全集而向上帝忏悔。现在我要告诉你，我是一个从20世纪80年代走过的孩子，我热爱那个年代，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生于美国》和《圣经》中的赞美诗在我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那天上午，当陆地快速地向我们靠近，窗外的树木风驰电掣般向后运动，我却记不起一句《圣经》

^① 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美国歌手，是美国70年代以来大红大紫的摇滚乐巨星之一。

中的话或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歌词了。到头了。我早就料到。我的生命到此为止了。完了。结束了。

突然，丹增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我。“先生，”他说道，“我们到不丹了。”

我睁开双眼，连续眨巴几次，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已经死掉并进了天堂。然而我还活着，不过当我望向窗外，看到那连绵的群山和精美的寺院，以及阳光下闪动跳跃着的河流，我突然觉得，也许我真的到了天堂吧。